

三國志

魏

冊六

三國志

魏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子充 李孚 楊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前苦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

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
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
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
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
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
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
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
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
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
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
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

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
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塢水漑灌
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
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
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
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
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
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
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
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走
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
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時帝牙門將
皮初有勳江漢顯弘初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
詔書以襄陽顯弘初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
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安得十女婿治一國者當與
一國推實吾統天下者當與天安得十女婿治一國者當與
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
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勳子蒙塵四方

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入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弘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

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附焉位至穎川太守父防字建公

性實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

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九

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

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

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

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

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

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
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
辭如爲不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
相酬塞也

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
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
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
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尙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
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
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
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
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
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
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

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
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
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
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
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
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
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
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
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
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

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

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

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

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

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

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入為邦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

其在斯乎方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

大賢固有間矣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

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

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微功未效

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

衣幅巾斂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

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晉諸公

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

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

上有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

魏

志

卷十五

五一中華書局聚

太常爲世好士

客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

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
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
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
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

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入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
其部落到五千人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

其怨若聽市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
空城中交市遂敷郡縣自將治中是以下軍往就之市

易吏民畢市吏收縛所一胡延騎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
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胡延騎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

胡實吏不犯入習乃使譯呼延騎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
犯法吏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太原九王魯昔使屯漢中

破膽不長安因留騎督太原鳥九王魯昔使屯漢中
諸軍還到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

陽以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
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

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
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

使逐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
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

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

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

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

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

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

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

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

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

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

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

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

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

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徵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

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

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文書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
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無勢
亦以是顯名正始中據性爲大司農年老父病瞋怒
下吏是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瞋怒在外
舍自謂求遂不與疑其不實發怒曰世無恨意婦病
豈此如謂乎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薄如如是再三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來如如是再三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史郡守之時有丹陽施長魯郡倪顓南陽胡業亦爲
史郡守之時有丹陽施長魯郡倪顓南陽胡業亦爲
愚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過弘農太守
吏二百餘人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過弘農太守
其頭又在亂杖擗之牽孔穴復入外託是簡數四乃
求錢所在市里皆曲有孔穴復入外託是簡數四乃
督郵之不得使少信屬每遣大禮敬出而陰識小吏
中傷之性又使少信屬每遣大禮敬出而陰識小吏
白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夜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
民家民家二狗逐猪驚走頭插便使伍伯曳五官類
以爲外吏擅共飲食不驚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類
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垂百歲聞類出行當愧不詳因
以他事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愧不詳因託兒問
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見呵
其兒曰用是死君人使來見我其扶昌在道左類見
舊俗民謗之乃題其門曰不肯府君遷免與死也類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不肯府君遷免與死也類

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

魏略曰既

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

奏伺諸大吏有乏者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

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尙

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

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

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

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

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嶠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

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

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
荊州封旣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太祖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
更猶豫旣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
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
後超反旣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旣爲京
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旣建爲尙
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
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
軍食魯降旣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
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旣假三郡人爲將吏